



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职业不是总统，而是爱情治疗师。

爱情治疗师

— LOVE THERAPIST —

范潇匀 孙俪洛
作品

北京燕山出版社

爱情 治 疗 师

LOVE THERAPIST

范潇匀 孙俐洛
作品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爱情治疗师 / 范潇匀, 孙俪洛著. - 北京: 北京燕山出版社, 2011. 8

ISBN 978-7-5402-2718-0

I. ①爱… II. ①范…②孙…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173969 号

爱情治疗师

作 者 范潇匀 孙俪洛

责任编辑 徐 磊

封面设计 小 贾

出版发行 北京燕山出版社

北京市宣武区陶然亭路 53 号 邮编 100054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三河市海波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80 × 1230 1/32

印 张 9

字 数 210 千字

版次印次 2011 年 9 月第 1 版 2011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25.00 元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目 录

第一章	001
第二章	026
第三章	049
第四章	069
第五章	092
第六章	117
第七章	141
第八章	166
第九章	189
第十章	216
第十一章	241
第十二章	261
尾 声	279

第一章

01

挑战任何极限都要付出相应的代价,跟天挑战、跟人挑战毫无例外地都要赔点什么,所以在决定采取行动之前最好要有心理准备。

“啪!”一声清脆响亮的巴掌声在我耳旁炸开,小孩子“哇”的一声哭喊,引得周围人探脖相望。他赔上了一个巴掌的疼痛,却将我置于尴尬境地。

“其实您也不用这样……”望着那只还停在空中的手臂,我小声嘀咕着。

十几个小时的航程让我的肩部肌肉酸痛,双脚肿胀。为了省钱,我选择了最便宜的早班机回来。坐在我旁边的这位中年妇女,不时用粗暴的举动骚扰我来之不易的睡眠,令我不能休息片刻。这会儿,她那魔星般的儿子正张牙舞爪地举着沾满了番茄酱的双手在我面前挥舞,嘴里还不断发出被人虐待般的尖叫。

我无奈地看着她,并对她苦笑着,示意我被他们骚扰得不轻。早知道会碰上这样一对母子,即使倾家荡产我也要买商务舱的机票回来。唉,如果我能料到所有事情的结果,现在也不会被周围发生的事情搞到落荒而逃、神经失调。正如三年前我和张凯文去非洲的时候,是那样的不顾一切,现在转了一圈又回来了,我变成孑然一身。当我这个年龄的女人都成了家、立了业时,我却是人财两空,除了年龄在增长,其他的都在负增长。现在,这两个高音喇叭的噪音更让我的心陷

人混境。几次三番的睡意被这一对母子时而尖叫、时而大笑不止的旺盛激情杀死在上眼皮和下眼皮零点五毫米处，以至于我的眼睛就这样一直处于迷离的半合状。可笑的是这小屁孩还以为我在冲他做鬼脸，竟时不时换着招儿挑衅我。

我一直认为不让人睡觉是世上最恶心的酷刑之一，听说审问犯人时也经常使用睡眠骚扰法：在你睡觉的时候把你拖起来审讯；用明晃晃的灯照着你，让人在旁边看着你，只要看到你趴在桌上了就把你整醒，反正就是不让你闭眼。很多犯人在精神饱受摧残之后，招架不住，就只好招供了。可见这招有多狠毒！

胖胖的妇女教育好她儿子后，侧过脸来跟我说话，脂粉浓得抹不开：“孩子不懂事得很，不打他，他是不会安静的。”说完之后她似乎还有话要说，眼神仍停留在我的脸上。

“你是来旅游的吗？”她问。

“是啊。”我拿着本小说遮住嘴巴，有口无心地敷衍着。心里想着：您不能让我清静点吗？孩子不懂事也就算了，您怎么也能跟孩子一样不懂事儿呢！

“经济舱真是让人难受，要不是买不到头等舱的票，说什么我也不会受这个罪！你一个人旅行吗？男朋友呢？谈了吗？很少有女孩一个人跑这么远。我是陪我老公来谈事情的，他还要在那边转机去苏黎世，我不想跟他到处跑了，就先回来了。你呢？”她把一路上积攒的对我所有的好奇，一气儿全摊了出来。

“可是我刚刚看到头等舱那边还有一半的空位，怎么会没有票呢？”我把头低下来，吃力地把眼皮抬起来向她看了过去。胖太太刚才还是笑容满面的脸一下子乌云密布，她咬了咬嘴唇把脸转了过去，终于不再说话了。

拉拢人的伎俩我至今没学会，可得罪人的本领我却是与生俱来。

我从衣服口袋里掏出了眼罩戴在眼睛上,享受这来之不易的清静。

飞机开始下降了,我感觉到我的身体不断地往下沉。没有了以往因为急速下降而产生的恐惧和身体的不适,反倒是新增了一种回归的欲望。我希望飞机就这样无止境地掉下去,掉到生命的另一端,让我的肉体在这个世界里终结,而我的灵魂在另一个世界里开始一段新的旅程。希望来世的我变成空气,随风吹散到任何地方,无情无欲无烦恼。过往的一切可以一笔勾销,我的、张凯文的。不会再有任何人向我抱怨:他们细心栽培的极品男人就这么死心塌地地被我这个不务正业的妖孽给拐走了——但要不是因为他父母的轻视和阻挠,我也不会决绝地让他和我私奔到非洲。我是为此舍弃了学校提供给我去纽约哥伦比亚大学读研的机会的。

也许这都是报应吧,三年之后,张凯文在没有任何交代的情况下,对我不辞而别。

飞机终于落地了,胖太太从行李架上拖下的大袋子结实地砸在了我的肩膀上,硬生生地把我从梦里的惆怅中砸醒了。她挽着袋子拖着孩子若无其事地走了出去。我没心情拉着她声讨,因为这很有可能会换来更多不愉快的交流。谢谢周公派这位彪悍的使者用这样简单粗暴的方式结束我梦里的忧伤。

“小秦,这里……”接机口传来熟悉不过的声音,顺着喊声看过去,果然是 Jerry。和我出国前一样,在任何公众场合,他都把自己浑身上下包装得像去参加颁奖典礼一样,站在哪里都很容易让人认定他不是个富二代就是个小明星。他向我走过来一把把我揽在怀里,前几秒我还享受着他身上的香水味,后几秒只觉得呼吸困难。

“喂!够了,你不再松开,我可要喊非礼了!”我用力推开了他,却又被他拽了回来。

“嘘,我在行善积德,像你现在这样疲惫的状态正需要一个温暖的

胸膛。来,听听男人夯实的心跳,你会很有安全感的。听到了吗?怦!怦!怦!”这个贱男人一脸沉醉,死性不改,还拿他的无耻当魅力。

“抱够没有?”我再次用力将他推开。

“等等,我还在等另外一个女人!”他神秘地冲我眨了眨眼睛之后,向接机口走了过去。

另外一个女人?我心生疑惑,有这么多他认识的女人在这架飞机上?有这么多跟我一样哪儿听起来没多少人去就爱往哪儿跑的中国女人?还坐同一班飞机回国?还没等我回过神来,只见他已经从一个中年女人的手里接过行李推车,领着一个孩子往我这边走来。

“这位是张姐,我爸的好朋友,和你一趟飞机回来。要不是她,我才懒得过来接你呢,非洲那么远你都巴巴地跑去了,难道我还怕你回国迷路不成。”Jerry一脸不屑外加口不择言,好像完全忘记了他刚才用他C罩杯的胸肌温柔地安慰过我这个失恋不久的女人。

“张姐……”Jerry堆上满脸殷勤的笑意,我看着面前这两个人,顿时有种冤家路窄的宿命感。刚才那位胖胖的中年妇女拉着一脸怨愤的孩子就站在我眼前。

“这位是舒爱秦,我发小。”Jerry显然没察觉出空气中有两股不太融洽的气流,还忙着介绍。

“哦,那真是太巧了,刚才飞机上这位很喜欢睡觉的小姐就坐在我旁边。”张姐鼻子里哼出一声轻蔑的声响,她身旁的小孩这会儿也恶狠狠地瞪着我。我加快了脚步想尽量与这位实际年纪可以叫阿姨的姐姐保持距离。可身后还是传来Jerry往我脸上贴金的客套话。

“我这个发小啊,很会讨人喜欢,飞机上中国人不多,你们又坐在一起,一定很谈得来吧!”Jerry一边殷勤地招呼我们上车,一边和张姐寒暄着。

“怎么,舒小姐是你的女朋友吗?”这是张姐坐上车后讲的第一

句话。

“不是啊，她只是住在我家里。呵呵，她才从非洲回来，在这里她又没有别的朋友，也就我愿意收留她了。”Jerry 嘴里自鸣得意地哼了两声。

他的话一出口，我又苦笑了。这厮不知是心地单纯还是真少了根筋，竟然告诉人家我借住在他家，这种会招人话柄的言语被三姑六婆听了去，必定免不了一番添油加醋。很明显，眼前的这位张姐就是个标准的三姑六婆，而且还是被我得罪了的三姑六婆。世界已然这么小了，在飞机上结下梁子的陌生女人成了好朋友口中的姐姐，也有可能这位年纪看上去有点老的姐姐和我妈的邻居的大姨妈的小侄女的老师认识。六度空间定律是有科学依据的，也有可能她的一番诸如某恶女一回国就和某男人同居的话会传到我妈的耳朵里。

“这些女孩子还真是放得开。在我们温州那边，女孩子要是随随便便住在男人家里，人家一定会怪父母没有管教好。”果然，张姐没有放过任何一个可以奚落我的机会。

Jerry 握着方向盘偷瞥了我一眼，我向他撇了撇嘴。还好，这位张姐只是暗示我父母对我管教无方，并没有诅咒我在贞节牌坊下被族人暴揍一顿，然后由兄长拖去浸猪笼。

“她好像没有带什么行李嘛，现在的女孩子真是有本事啊，随随便便地住到男人家里骗吃骗喝，难怪她叫舒爱秦呢，这样不输爱情才怪……”张姐在后座嘀咕着，声音却拿捏得很有技巧，听上去既不显得太过成心，又让车上的每一个人都听见了。

随着一声刺耳的刹车声，汽车猛然停了下来，我从后视镜中看到没有系安全带的张姐母子重重地撞上了前排椅子。她扶着孩子好不容易直起身来：“怎么回事？”

“哦，张姐，刚才路过的那家蛋糕店是新开的，来之前我就想买些糕点给您尝尝，又怕耽误接您，我这会儿想掉个头去买点来送给您。”

Jerry 收起了笑脸,把车子掉了个头。张姐母子对视了一眼,车上终于安静下来。

“你……你现在胆子还真大,不怕得罪你爸的朋友而少了财路吗?”看着张姐母子下车后头也没回地走进了酒店,我忍不住问 Jerry。

“我这还不都是为了你嘛,大不了被老爷子数落一顿,但要我忍受她一路对你三道四的,就说什么也不成。”Jerry 的声音递来无限的安全感,这会儿我竟然享受起被这不靠谱的人保护的感觉来。

“稳住,稳住,不要因为感激就动了以身相许的念头,这样我就亏大了,你应该知道每天缠着我的女人可以从北京一路排到云南。”Jerry 稍稍侧过脸来,放肆地笑了起来。

“你少臭美了,我只能遗憾地告诉你,你这辈子都没有这个福气了……”我一把捏住他的脸,又和他闹上了。

“喂,喂,有区别吗?你看不上我,我也看不上你,大家扯平了啊,你还不放手……”Jerry 摆出了一副求饶的嘴脸。

02

车穿过喧嚣的市区,一路沿着蜿蜒的公路出现在一片新开发的别墅区里。这片别墅区背面环山,前面是一片青绿的湖区。散落的别墅群依山形地势而被规划得错落有致。

“你小子现在还真会享受,找了这么个风水宝地来修建你的酒池肉林,简直就是不知人间疾苦的典型。”目睹这位发小这么年轻就比别人富有得多,我不由得相信老天还真是不公平的。

“你少来了,说起不知人间疾苦,我哪里敢跟您老人家攀比,你背着个大包就能为爱远走高飞了,这是何等超然于物外啊。我们这些蝇营小民,奔波打拼不就是为了有个安乐窝吗,这也是我辛苦努力得来的。”Jerry 一脸理所当然。

虽说成事在天，谋事在人，很显然，这天命二字还是摆在人为前面。我打心底觉得他有今天，或多或少是因为他老子或他运气比别人好。要不怎么拼死拼活的人那么多，可住得起豪华别墅的总是少数人。

“像你这样的大窝不是每个人都能得偿所愿的，我只想靠自己的能力弄一个安身立命的小窝就好。你什么时候有空陪我去看看房子？”我问。

“好了，女强人，你就安心在我这里住着吧，就当给我这里增加点人气。等你找到工作再搬到我市区的公寓里住，只要你不介意我会带些‘九零后’的小妹妹回来就成。”Jerry又开始冲我挤眉弄眼。

“我是说真的，我也要有自己的房子，不能一直赖在你这里啊。”我很诚恳地看着他。

“拜托，舒小姐，怎么你在非洲和动物待着时，没听闻我国房价已经高得快突破世界领先水平了吗？我以为全世界人民都知道了呢？你刚回来一点存款都没有，就想买房子？靠我接济一点还成，不过以你的臭脾气肯定是不干的。知道吗？我们这儿现在郊区的小户型的首付也要好几十万，每月还房贷少说也要万儿八千的了，加上日常花销，你这么瘦弱的身子怎么扛得住啊。你要是为房子奔波劳碌我可会心疼死的。再说了，你知道小白领的工资像什么？”

“工资就是工资咯，只是多少而已，还能像什么？”我不以为然地回答道。

“工资就像大姨妈啊！”Jerry忍不住笑了起来。

“大姨妈？去你的，你能不能正经点？”我没好气地怒视着他。

“真的，你出国三年多，现在需要我这个社会学教授给你好好补补课了。现在小白领的工资，基本上一个月一次，一周左右就没了，一怀孕也没了，到了退休年龄，立马没了。这工资要是不准时啊，就像大姨妈一样，到时间不来就心慌。工资也和大姨妈一样，很少准时到账过。

这最后一点就更形象了,存着觉得涨,流出来的时候又痛……”

他说话时一副朗诵加表演的贱样儿,弄得我有点崩溃了,忙喊:“大姨妈,闭嘴!闭嘴!”

“靠,我说的是真的啊,就你现在这种条件还想靠自己奋斗买房子?每月还贷款的钱起码占工资收入的80%以上,以现在小白领的工资,只能一辈子当房奴了。还没有看新闻吧?南京刚毕业的大学生因房价压力跳楼自杀,江西农民因房屋拆迁补偿问题引火自焚,这都是因为房价引起的啊,房价猛于虎啊!连总理都说了,房产商要有道德血液。唉,现在的房价啊!亲爱的,就算你找个有钱的主儿嫁了,哥也绝不能说你拜金啊!这都是被环境所逼嘛。”Jerry又用他C罩杯的胸肌朝我靠了过来。

看他谈房色变的小样儿,我心里还真是有些发憷了。但我一直认为女人应该独立起来,纵使是老公也无法永远让你吃白食,你依赖男人的程度和他厌烦你的程度成正比。当你完全依附他时,你就半点魅力都没有了。

穿过前院的草坪, Jerry带我站在他的房子前,他随手按了几个号码,门开了。一股地中海的气息扑面而来,马蹄状的门窗镶嵌在墙壁中间,家具和摆设都流露出古典的质感。阳光洒满整个房间,让人心生温暖。我一直以为Jerry家里应该是以黑白色调为主的装修风格,没想到眼前的房子是这么艳丽柔美。

“我倒杯咖啡给你。”Jerry往厨房走去。

屋子大到似乎看不到尽头。我顺着走廊向里面望去,二楼的整体颜色以粉蓝和粉红为主,简直像女孩子的闺房。

“几年不见,你的品位提高了不少嘛,这房子装修得真漂亮。”听到我小声地嘀咕, Jerry笑盈盈地端着一杯黑咖啡走过来,他果然还记得我的习惯。

“这里是我的前前女友设计的,她是旅行杂志的编辑,去了几次欧

洲后就吵着闹着跟我说她要住地中海风格的房子。小编们的资讯更新那叫一个快啊,今天地中海明天巴洛克,我还真是跟不上她的思维。装修还没结束我们就分了手……”

提到前任这个词,我的脑细胞又开始不规律地乱窜了,毕竟我和张凯文分开还不到半年。听说“失恋”这种病,时间长了就会不治而愈,但我不知道我的这种病什么时候能彻底痊愈。我接过他递来的咖啡,拿到鼻子边深嗅一口,想把这个杯子里所有的咖啡因都直接吸进大脑里,好让自己集中精力想眼前的事情。

“设计得还不错,幸好她不是个医生,不然这里肯定跟手术室差不多。”我只是随口一说,却发现自己病得还真不轻,满嘴医生、手术室的。还好,Jerry 从来不和我计较,换成其他人,谁要是听别人把自己的新房子形容成手术室,还不得在心里暗骂我嘴上无德。

我回头看了他一眼,他这时正若无其事地冲我憨笑着。

“走,带你到二楼看看,你的房间我一早就让阿姨收拾好了。”Jerry 走到我前面带路。

从厨房到书房再到恒温红酒室,他不停地在我前面手舞足蹈、滔滔不绝地介绍着他的家,我不得边笑边感叹,他真是上帝的宠儿。

在二楼的走廊上我们停了下来,他推开了一扇拱形的白色大门,眼前的海洋蓝简直刺得我睁不开眼。

“这是什么?”我走了进去,指着满床的娃娃,不可置信地看着他。

“怎么,不喜欢啊,你们女孩不是都好这个吗?”他瘫倒在床铺上的一堆粉色娃娃中,一脸回味地傻笑着。

“我琢磨着你在非洲那么久,铺天盖地的都是些鸟粪、沙子、动物和动物的尸体,这种海洋风格的房间最能帮你舒缓情绪、放松心情,我是用心良苦啊。”他继续邀功,顺手朝我扔过来一只小 Hello Kitty。

“听起来准备这些还真是让你苦不堪言啊,你这个家伙还以为我不知道吗?这些不知是你哪任过期女友留下来的东西,你倒好,拿来

做了顺水人情。”我抿了抿嘴把 Hello Kitty 朝他扔了回去。

“有区别吗？她们留下来的娃娃，我舍不得扔掉还不都是为了你嘛！为了你的大驾光临，我吴永福不知道花了多少心思，我……”他一脸严肃地坐了起来，恨不得指天誓日。

我歪着头看着他，吴永福，Jerry，要不是他提醒，我还真是差点忘记他这个极具我国传统特色的中文名字。从小到大，我们俩的名字就一直是班里同学取笑的对象。这也许是我们能成为好朋友的诸多原因之一。后来，吴永福同学终于顶不住来自四面八方的压力，在我们踏入大学门槛的第一天，他勒令我改口叫他 Jerry，并规定我永远不能叫他吴永福。其实我也想过改名字，一个女孩子谁愿意一直被人叫“输爱情”啊，但实施起来比较困难。我爸姓舒，我妈姓秦，姓舒的爱上了姓秦的。是先说服我妈让她改姓，还是去说服我爸让他去改姓呢？

“好了，好了，您的大恩大德我没齿不忘。”我做出谢恩的姿态。在心里我也确实是感激有这么个可以让我口无遮拦、对我体贴入微的死党。

“坐了十几个小时的飞机你也累坏了吧？你先洗个澡放松一下。去接你之前我就检查过热水系统了，这会儿肯定可以洗了。”他起身准备出去。

“还有，你用的东西我也准备好了，在这个柜子里。”他指着靠墙的一排衣柜说道。

“还有还有，你卧房的冰箱里有吃的，等下饿了就先吃点……”

这个时候我只想洗个澡、睡个好觉。听着他那比我妈还烦的唠叨，我忍不住把他推了出去：“好了，本宫要沐浴更衣了，吴公公跪安吧。”

“跪安？”他笑了起来，做了一个领命的动作，退出了房间。

听着他走远的脚步声，我推开满床的娃娃，像一摊烂泥倒了下去。躺下来的那一刻，疲惫侵袭全身，脑袋里空荡荡的。我看到天花板上

小丑脸状的吊灯,不由得笑了。如果没有 Jerry,这时我可能还辗转于机场大巴和公交车站,到了市区可能会随便找一家廉价的酒店住下,接着躺在满是烟味的房间里哀叹着老天爷对我的不公正待遇及我苦难的人生,然后把枕头盖在脸上大哭一场……

我庆幸我还有这样一个贴心的知己。

03

电话铃声乱响一气,把我从迷梦中惊醒。我猛地睁开眼睛,扫视着这间堆满洋娃娃的房间。这一刻我感觉到很恐惧,我实在是想不起来自己在什么地方,是否还活着。电话铃声再次响起时我坐了起来,慌乱中我抓起了电话。

“喂,舒娘娘,请您移驾下楼来用餐,您已经睡了快 20 个小时了,再不起来吃东西,奴才担心您就此长眠了。”Jerry 的声音听起来像是在演话剧。

我从昨天一直睡到现在,夜里迷梦不断。梦里的我打着赤脚不顾路上的荆棘一直寻找着张凯文,嘴里不停地喊着,为什么不说一声就走了,为什么不和我联系,鲜血染红了脚下的石粒……我以为自己故作潇洒的姿态可以掩饰自己,谁知道其实耿耿于怀的东西一直纠结在心里。

我揉了揉眼睛,挂了电话,从床上挣扎着爬起来,裹了件运动衫就下楼了。

阳光从落地的窗户里透进来,明晃晃的温暖。房子里飘散着土司、煎蛋和咖啡的味道,我已经很久没有享受过这样的早餐了。

“难得舒小姐您亲自来吃早餐啊。”他拿过一片面包递给我。

“什么话啊,亲自来吃早餐?吃饭这种事情还有让别人代劳的吗?怎么,你现在还喜欢这么早起床?”我接过他给的面包,往上面满满地涂上覆盆子果酱。我爱这种甜得发腻的东西,可以把忧伤溺死在里

面；也爱黑咖啡这种苦得让人想流泪的饮品，它可以把我浮躁的情绪压得只差一度就到沸点。这样正好，不会因为到达沸点之后迸发出的激情而狂躁不安。

“我可是刚刚跑完步回来的，你这种四体不勤的人怎么会懂晨跑的好处呢？”Jerry拿着报纸看着，头也不抬地说道。

不得不承认，这厮白天的生活习惯还是一如既往地健康。相反，我在非洲的那些日子，常常是昼伏夜出，为了观察一些在夜间狩猎的动物，几乎把我的生理时钟调整得跟这些夜间动物差不多。我猜张凯文也是受不了这点吧！没有哪个男人不喜欢自己的女人洗得香味四溢地躺在自己身边，而我，却是一身刺鼻的动物体味。

“一会儿带你去参加一个游艇会的Party。”Jerry边看报纸边对我说。

“这种有钱人为了物色临时女朋友的聚会带我去干什么？”我大口嚼着面包，很是满足。

“今天的厨师是半岛酒店的御用大厨，全是无国界的小食品，不想试试吗？”Jerry拿着叉子在手上晃了几下，像是宠物的主人在喂食的时候，为了增加小动物对食物的渴望提前使的几下虚招。

“所以还是跟以前一样，带我去做你的挡箭牌？”我问。

“有区别吗？大家双赢嘛，就当为你接风了。”Jerry把手边的煎蛋递给我，朝我笑了笑。

我并没有理会他，只是埋着头尽情地享受着眼前的食物。

“喂，大姐，你真有这么饿吗？你多久没这样吃了？非洲真的没有东西吃吗？”他不停地问。

“非洲？看什么地方了，坦桑尼亚、乌干达、津巴布韦、安哥拉这些地方食物比较匮乏，像毛里求斯这些地方物产还是相对丰饶的。不过，我们这些野外工作的人，经常和当地土著人一样，用芭蕉、玉米、木薯粉随便果腹了事，能吃到这样精细的食物你就好好惜福吧。”我继续

埋头苦吃,像是在报复自己。

“你真应该去上个什么少儿频道的节目,把你在非洲的感受好好地分享给孩子们。现在小孩哪有你这种苦行僧精神,不知道食物可贵的倒霉孩子太多了。”他说。

“能先把你给感化了,我就功德无量了。”我笑道。

04

混浊的海水肆意地舔着船身,停靠在岸边的一排游艇随着波浪有节奏地摇晃着。两岸的高楼林立,身下的高级游艇在漂荡,我躺在甲板上,眯着眼睛看着天空发呆。都说女人很现实,可有时候男人现实起来比女人更加不讲情面。游艇上的青年才俊们为了确保能在今晚找到一个可以共度春宵的俏丽佳人,对我这个穿着牛仔裤、T恤衫、不施粉黛的女生连留一个微笑的时间都没有。

Jerry 端着一杯香槟领着两个穿亮片小礼服的“美腿”向我这边走过来。

“舒小姐,您在这想什么呢?”

“你忘了我吧,求你了,让我在这里静一静好吗?”我哀求着。看着这家伙一副臭地主家倒霉孩儿的可恶嘴脸,我就知道接下来他又准备调戏我了。要命的是他还带了两个这么艳俗的女人过来。我真的很希望他能马上闭嘴。

“船上这么多帅哥,就没有你喜欢的?我跟你说啊,你在这里随便挑一个,别说你的房子问题了,就是你父母的房子,你姨的、你叔的房子都不用愁了,他们各个身价都在十亿以上,到时候你就可以给你所有的亲戚买上两套房,让大伙白天住一套,晚上住一套。”

我白了他一眼,把手边的一本小说盖在了脸上。

“你怎么老躺着啊?你……你不会是晕船吧?”他已经爬到了我的身边。自从他爸的公司在美国上市之后,他自我感觉良好的心态越发